



书展把分会场拓展到实体书店,乃至商圈、社区已经是新常态。全城书香,安全出彩之际,大隐书局新近亮出了一份“节目单”,上面有“评弹演出”“音乐客厅”“戏剧表演工作坊”“尤克里里分享会”……书店里,俨然也成了剧场。此前,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就在剧场大堂里设立了一个名为“By Stage”(舞台旁)的书店,陈列着各类中英文音乐剧目册、艺术书籍。一旁,还有好几个蒲团,可供观众坐下来,静心凝神地慢慢翻看。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大堂里,有戏剧书店,尚不算出人意料。但是,在大隐书局里还能看演出,倒是颇有新意。

但是,转念一想,眼下的博物馆里也有书店,书店里卖博物馆文创,好似一个小型博物馆专柜;美术馆里也有书店,书店里也卖美术馆文创;中华艺术宫里不也有个小剧场吗,偶尔还能放电影……静安文化馆里,不仅有咖啡馆、电影院,还有皮具、木工等各种艺术手工DIY。拥有历史文脉的黑石公寓,不仅有文创集市,还有黑胶唱片俱乐部、文艺活动聚会室,隔壁一幢办公用房里还有一个小音乐厅——正向马路对面的上海交响乐团招手,是否能来这里上演室内乐?

文创产品,使得消费者把博物馆、美术馆、剧场、书店“带回家”成为可能。书的封面印上T恤,可以穿上身;敦煌元素融入皮包,可以比肩大牌;哪怕背上一个棉布袋,上书“新青年”三个字,也仿佛穿越时空,切身感受建党初期澎湃的革命热潮……

文化,正如润物细无声的细雨一般改变着空间、物件,乃至由此而构成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因而,当下的博物馆、美术馆、实体书店、文化馆、剧场等等原本单一属性的场馆,每一个都在转型成为“公共文化空间”,每一个都在“+”上动脑筋,每一个都在动静相宜地做活动,每一个都在定位专业发展的同时开拓服务周边居民的互动环节。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当地图上每一个文化点,都辐射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连成片,几片再弥合成“全覆盖”的圆,那就是整座城市被文化点化之际!最终,形成真正的“提质升级”——成为与纽约、巴黎、伦敦比肩的国际文



剧场里有书店 书店里有剧场

◆ 朱光

化大都市。目前,上海每年的演出场次已经追得上东京。若加上书店里的演出,怕是全城“演艺大世界”,“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实现得还会更快。

这也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深思熟虑的事!当每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都赋能到“十全”之后,是否依然“十全”?每一个空间是否会因变得“面目模糊”从而陷入同质化竞争?

每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运营者,当下既需要高瞻远瞩的创意,也需要脚踏实地的自省。如何定位,能使得自己在未来发展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还能结合自身特色、凸显个性标签?例如,黑石公寓原本是见证上海历史文脉传承的“可以阅读的建筑”,其在衡复风貌区的定位是“音乐角”——正是基于上交音乐厅马路对面的位置,与上海音乐学院之间形成的“三角地”。黑石公寓书吧里的黑胶唱片展示、视听,是马路对面没有的音乐样式。但是,其试图上演室内乐的功能设置,目前是与上交小厅略重合的。那么,是为此举办室内乐音乐节,从而激发室内乐的活力呢,还是通过降低租金的方式吸引更多室内乐队,抑或干脆改成一个戏剧类小剧场甚至画廊?这都需要运营者细细思量。

类似情形,不仅限于现有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各种“+”或曰“赋能”,还涉及到文旅融合之后,旅游景点或者老宅改建后的定位。例如,新场镇有一个改建古宅“四库书房”,经常举行“新场雅集”。这是一个专售四库全书的民营公司修缮古宅后推出的高端古风活动场所。这里优雅风尚有文气,但是否可以真正惠及周边居民?

文化,正在激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实践。表面上看,科技乃至疫情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上云,终究是虚拟,真正落地、改造我们身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其实还是文化及其带来的观念转变。作为文化生活的实质推动者——公共文化空间运营人、文化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审慎思考文化赋能生活的方向、动力与内容。这才是描绘未来生活的关键笔触!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松江农民书”,你听过吗?

◆ 胡晓军

日前在松江看到两段松江农民书——这是一台文艺演出中的“非遗”表演,分别为《白蛇传》和《枪挑小梁王》的片段。演员是年轻人,其一招一式、一腔一调明显是受过老艺人传授和调教的。笔者生于上海,长于上海,50多年来听过沪剧,听过独角戏,听过浦东说书,却还是第一次认识松江农民书,第一次知道上海还有这种曲艺品类。

原来,松江农民书失传了多年。众人皆知早期的沪剧有“东乡调”“西乡调”之分,却不知上海说唱也有“东乡”“西乡”之别,前者是浦东说书,后者便是松江农民书。清末民初,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地区的“西乡调”十分流行,在庙会、茶馆、街头、家居、书场,到处可见演出的艺人和大量的观众。艺人只用单钹作为配器兼道具,用松江方言说唱,形式简约,书目丰富,一度名角众多,满足了当地人群祭祀、喜庆、娱乐等各项活动的需要。1949年之后,松江农民书依然保持活跃态势,除演出传统书目外,更是秉承“二为”方向,创演了大量反映新社会生活的书目,深受上海西南地区广大农民的欢迎,并正式定名为“松江农民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数量锐减,松江农民书的艺人、书目和观众锐减,社会影响急速降低。

虽然如此,松江农民书作为上海的地域性“非遗”,是当之无愧的。十几年来,人们对于地域性“非遗”的保护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是因为人们逐渐地认清了地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与整体文化发展变化过程之间的内在而密切的关系。简而言之,即有“小”才能见“大”,有“低”才能见“高”,有“局部”才能见“整体”——这就是为何要保护地域性“非遗”的要点和急所。学者葛剑雄在《保护地域文化,不应完全顺其自然》一文中说,中华历史太悠久、文化太广博,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很难作整体化的研究,而是需要以一个阶段、一个地域作为切入口。笔者深表赞同,认为上海的整体文化研

究同样存在这一课题。上海的历史虽不那么悠久,文化也不那么精深,一般学者也很难对上海作完整的历史文化研究,同样需要借助某些切实的着力点开始做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海经历的一些历史阶段过快过猛,许多本地“非遗”因不同的或综合的原因,湮没或变异得太多太快,目前可资继续保存和研究的对象实不多为。

松江农民书所具备的历史人文研究价值便在于当代彰显出来了。应该看到,具有如此价值的“非遗”品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松江农民书的历史和声像资料得到了较好的收集与保存,松江农民书的演艺和受众也得到了较大的整理和培养,更有学者对此开展研究,并提出政府支持、名角号召、粉丝响应三者结合的未来愿景。如今,地域“非遗”保护的理

念可谓人所共知,但在如何保护地域性“非遗”上,人们常在“博物馆文化”与“活态传承”两个方位发生纠结。笔者认为对于所有地域性“非遗”,都应尝试两者的有机结合,即以松江农民书而言,一方面要对老的书目及演出进行“博物馆式”的保存,以保护其方言、音乐及演出状态;一方面要对新的书目及演出形式进行创新。

笔者认为,松江农民书要在“门”的内外做到顾盼自如、进退有据,面临工作主要有三——一是更注重自身展示、宣传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挖掘,为当代松江农民书的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二是积极建社,定期开展创作和演出活动,为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原创和在原有技艺基础上的提升品位,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融入松江当代文化建设之中,特别是与松江的旅游文化、教育文化、移民文化形成融汇或互动,将其继承与创新的成果作为一张松江文化的名片。通过以上努力,希望不断发现和凝聚真心热爱松江农民书创作、研究和欣赏的人群,最终实现松江农民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上海多元文化并存的理想状态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

乡野里的文艺之花

◆ 徐冰

这是上海夏日里的黄昏,距离东方明珠66公里的临港新片区的书院人家,蝉鸣与瓜果的清香陪伴着休闲而坐的50位观众,天空恰好有飞机掠过。此刻,有浦东说书在眼面前唱了起来,一会儿有江南丝竹《渔舟唱晚》在亭榭曲水中奏响,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古琴跨界流行曲《凉凉》和沪上乡音《燕燕做媒》……这种形态你很难用以往的传统音乐会来描述。这是由上海古凡交响乐团举行的《夏日郊外·书院情境音乐会》的现场。

“接地气”和“情景交融”是古凡创新实践的情境音乐会的显著特征。“接地气”并不是理念上的“土渣味”,而是在尊重现代人审美情趣基础上的因地制宜,是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一种真诚回响;“情景交融”也不是形式上的设计感,而是根据现场实景展开的表演形态的量身定制,区别于以往追求高大上的实景演艺项目,这里的沉浸式情境演艺追求的是小而美。所以就像好身段配上了贴身的旗袍,那种风情与气质油然而生楚楚动人。由此,在现场的欣赏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在座位边上配备

了当地的特产和点心,观众感受到了“堂会”主人的感觉,在这同一个情境中,空气中似乎包裹着一层淡淡的颜色,让你记起了一种叫乡愁的滋味。

其实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携带着现实生活的思想和社会自然环境的信息。而往往这样的信息交互在自然场景里更能激发出艺术魅力。经典作品《黄河大合唱》就是由冼星海指挥百人合唱团在延安的泥地上演唱的,那种民族的精神感召力在最质朴的场域里汹涌澎湃。延安时期建立了文艺“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方针,就是“文艺为群众工农兵服务”。如今的疫情期间,文艺走出剧院主动走入田园乡村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上海古凡交响乐团在尝试走一条新路:不但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保障演出品质和形式,更通过现场观众品鉴和视频直播等手段为当地带来演出之外的实实在在的旅游和特色产品销售,这个增值功能突破了传统演艺公司的服务范畴。据悉,已经合作过的地方希望进行长期融合机制打造文旅IP,更有慕名而来的乡镇提出合作意愿。